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鶴山集卷四十三四

詳校官庶吉士臣張　溥

主事臣吕雲棟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主事臣陳　墉

謄録監生臣倪承彦

鶴山集卷四十三

宋 魏了翁 撰

記

海州太守題名壁記

海之為州東略巨浸南限長淮西北鄰徐兖沂密嘉定十有一年始建城市再營宫室徐君晞稷由山陽通守往涖州事秩滿代去今守侯君忠信復還定而振業之百廢具舉遺黎屬心詔增秩加職以寵綏之守樂民之

和修上之賜也伐石泗濱以識郡之興復與嗣守者姓名將寘之壁帶而求文于了翁因為稽諸圖牒蓋自梁武末年長江以北悉入後魏武定七年改青冀二州及海州高齊文宣帝移海州治琅邪郡改琅邪為朐山隋末喪亂臧君相竊據之武德四年君相以郡歸順又改海州自入國朝毋改也而中興百年間離合去來之靡常則使人重有感焉易曰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夫所謂地險則易既指言其

為山川丘陵矣而猶不名天險為何物王公所設者何事愚謂盈宇宙間截然有等級之辨不城而不可踰不兵而不可犯此天險也昔之人以大師為垣以得道為助以在德為險以禮義廉恥為城皆是物也盛服以禦盜幘坐以受使長嘯以卻兵單騎以見敵則是物之効也夫茍不明乎是而專以城郭兵粟為山川丘陵之守則寧怪夫離合去來之無常也敢併以復于侯其勤諸石與來者共守焉

興元府新作張魏公虞雍公祠堂記

先皇帝二十有六年詔以武階丁侯煟為梁州牧其明年侯居母喪申詔奪服不可服除詔還鎮侯既大城漢中以燺其民比再至慨然曰嗚呼昔吾有先正如魏忠獻張公雍忠肅虞公不嘗經略此土乎乃作室於天申浮屠之居而肖貌之以書來曰二公立德勤命在旂常鼎彝匪我邉陬所敢私也顧其有績是邦則滋不可勿祠子為我書之某不佞幸嘗有私淑志若忠獻公之年

行則旣譜之矣忠肅公則傳之二公之奏疏則又嘗所
次第而序之者也知之宜莫如某詳具忠獻始為士曹
力辭筦庫忠肅不屑餉屬姑就魚關之辟蓋自為小官
進退皆有風則邦人至於今道之迄由樞宰先後奉使
聲震關陜力遮梁益以保我子孫黎民然則漢中誠不可
勿祠又可無記乎國家自煕寧以來釀成寇禍于時鉅
人元夫尚有存者故公論未泯以啟元祐之隆乎紹聖
而後羣憸用事極於崇觀政宣之季潰裂四出於是士

大夫不曰和親則曰逃避廹脅車蒙塵而後呿口頓足則已無及然而既委三鎮又失太原自餘諸城人心未攜猶以死拒也士大夫既悟和親之失則爭為逃避之計於是而後失河南北失京東西維揚以來禍變益慘葢自建炎以後不知平時所講何事而且必行至此時惟忠獻公獨倡大義復明辟而夷二凶當戎行以殄劇寇內變粗定則首以身任西事於是人始知我猶可以國而寇不足多畏也相與盡力惟慎是敵七年之間吳

張韓岳諸人勝于白店原于四明于太湖于和尚原于殺金平于大儀于藕塘則建炎三四年以前所未有而公實倡之也陜服喪師淮西逆命人以咎公不知金入中原以來不戰而潰不守而棄未嘗敢有抗之者而奬率諸將仗義復讎則自公始尼堪既死劉豫旋廢金歸我河南陜西之地此一幾也而苟得幸安者方以南自南北自北之說紿取相位烏珠背盟順昌柘皐之勝敵氣頓索此又一幾也而僅畫淮漢以與議和由是養癰

蓄禍凡二十餘年以開金亮之侮亮雖兇暴而違天咈人人知必亡乃自絶淮以來諸鎮斂兵以避沿江荷擔而立朝臣徙家相屬督府遣屬不行時惟忠肅公首任釆石之戰以摧敵鋒又遏瓜州之萌以激亮斃於是我始能以敵國抗金蓋二公之見于事變者章章若此雖然其所建立則不止是雖前後迭出而正國救民之心之死靡他則若合符節今其僅可見忠獻六百餘疏忠肅二百餘疏大抵惟正人心寛民力討軍實致人才之

為務軋軋忠僨百挫不折至所謂不當棄地還俘則又皆以表臣抗廷論以孤忠破羣慝然則人孰無仁義之心也利欲之陷以失之而二公則循吾本心焉耳成敗利鈍不皇卹也彼不吾以者鈎是心也而因禍福為利乘閒售私則孟子所謂無惻隱羞惡是非辭讓之心而非人者也二公經綸昉于漢中而事業著見亦多在漢中敢併以是復于丁侯將刻諸麗牲之石豈惟慰桐鄉峴首之思抑亦熄邪說正人心之一助云

天台張氏雙璧樓記 端甫

天台二張府君端甫字相之端友字直之以孝友行于家以疎財急義聞于州閭天官葉公時為識其墓起居鄭公又敘而銘之公卿大夫士為詞以悼之宗族鄉黨相與述其事而畀之其孤夢錫緝為巨編復求文於余余觀夢錫檢履醇固若有志乎為已之學則記所謂如執玉如捧盈如弗勝如將失之使國人願稱焉斯其為顯揚不已多乎而必以名士銘誄為榮也夢錫曰吾聞

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是書也亦庶幾仁讓之勸匪直為二父榮也余乃為詩以贈之曰靜將物理驗良知父母恩深報答微犀動芸芸覘夜息萬生點點是春暉錯居宇宙猶同氣況此根心貫一機理道坦然人莫究是家兄弟庶全歸夢錫泣數行下曰必子也知我父子者吾將為樓于閭廬之側而榜以雙璧子更為我發之余方論次其事或以語余曰先王制禮其遠近降殺之節使過者可俯就不至焉者可企及父母之

喪三年而忌日不樂父母之服齊斬而兄弟期哀言有稱也毀而死君子謂之無子而今也弟以追遠而亡兄以喪弟而卒白首同氣而旬月之間咸絶厥命乃無過於禮乎曰不然也禮壞俗薄喪不能三年憂況忌日乎親喪不致毀況兄弟乎吾以為厚人倫篤天性將扶世以厲俗者殆有激於二士也而過之云乎雖然吾前所謂如執玉如奉盈如弗勝如將失之者此在夢錫不可以不思也夢錫曰唯遂書以為記

潭州惠民倉記

嘉定之季年潭州守臣眞德秀言所領州生齒阜蕃地力不足以給率仰穀于商舟舟至之不時則上下很狽雖有常平義倉之蓄而令非凶歲毋發也顧守地于斯使民盻盻然無以穀其腹教惡乎施臣竊見淳化中張詠守成都以市估準田稅使民歲輸米于官明年春籍城中之民糶以元直其後王曉韓億父子文彥博胡宗愈諸賢又相與脩其法而守之至於今不能易臣嘗睎

諸故府有秋税米合正耗凡五萬餘石石出錢四千二百以給郡用臣請得如成都故事斷自嘉定十六年使民輸米貯之别倉榜曰惠民斛槩量之贏羅轉輸之費較以輸泉輕重略等於公家既無損而糴之日自二月訖七月正新陳未接民苦貴糴而計口給券視時直加損焉則於一城生聚爲利甚博況又什其民以相保受有麗於罰則毁券住糴保受者同之蓋非特穀之也哉又將使休戚察其奇衺而教寓焉既又疏其事以上于

尚書而以時屬記於其曰是職分當然毋庸書然吾患來者之不吾悉而莫我繼也其慨然曰公無恵焉仁義之心豈獨賢者有之而他人不然也在易之臨澤上有地其象曰君子以教思無窮容保民无疆夫地臨澤上切近而相滋君子臨民之象也君子之於民類也而出乎類以長之茍是心之常存則爾過乎責爾痌乎恫其欲教訓而容保之也亹亹乎洋洋乎有自不可已者吾將見是法之行人心所同有推行而無沮撓有變通而

無改更也又將見仁遜之興爭訟之息自是法始民惟恐法之不久也而誰以易之或者不過曰郡少府之仰給于泉其來已久不知以粟易泉固無乏於供也輸泉始冬而盡春夏粟之期會亦莫不然其或糶未竟而去官則粟亦泉也古人論事惟義之是否而利害所不可計今始以利害計之則亦見其為利爾僕蜀人也嘗仕於成都於忠定之法蓋身履目擊之閱禩二百莫之有改則以考諸義而叶雖千載一心也公何患焉公名其

字希元建安人以正學直道歴中外幾二十年其守潭也崇社修學復稅酒興社倉營義冡行和糴米建賑恵局凡以利民者無不為也敢併記之以𧨏來者

道州寧逺縣新建濂溪周元公祠堂記

嘉定九年某奉使東川為濂溪周先生河南二程先生請所以易其名者詔下如章十有五年某召還道九江謁周先生故宅以元公之命書告後二年道州寧逺令黄大明以書來曰吾聞古之鄉先生殁而祭于社寧逺

雖蕞爾邑而先生之流風未墜不可以無祠也子也學先生之道而尊其名麗牲有石將以識里人奉嘗之思子為記之某嘗聞人道之要有三曰父曰君曰師無父無生無君無以生無師猶無生也唐虞三代盛時民生於風氣之未漓又得堯舜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為之君師令其法度紀綱猶可以概見大抵合以井牧聯以比閭教以庠序導以師長維以諫救考以德藝無一壤一民不相連屬焉正歲孟月之吉黨里社禜之會無一事

一時不相警策焉夫然故教行俗成而君師之分盡迨厲宣幽平已不能成周之舊仁鄙壽夭民自為之為君師者不及知也矧自是以降乎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當斯時也而民之散已二三百年則雖以孔孟之道而無其位亦不能聯屬而維持之然猶不忍吾之同體倀倀然如窮人之無所歸也乃屬其徒類而教之近以淑其國人弟子遠以垂諸天下後世民之久散者固已不能遽返而為士者猶有所屬則斯文不墜以俟來

聖猶將有望焉而天未欲平治也雖以孔門弟子一再傳而失之況秦漢而後學殘文闕師異指殊泮渙滋甚董仲舒嘗請諸不居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庶幾統紀可一民知所從而時君不足以行其説迨其後也才知之士各挾其所溺以行於世不務記覽則淪虛無不為權利則衒詞采至是而不轉民散士亦散矣不有先生發太極本然之體明二五所乘之幾而示人以日用常行至近至切之理則異端小道將誣民惑世

於無所終極又非二程子張子推而大之扶持綿延以開中興諸儒則先生之絶學又將孑然孤立猗其戯哉然而至近世朱文公張宣公呂成公諸儒死士各挾其所以溺於人者溺人而士之散滋甚記問學之末也今又非聖賢之書而虞初稗官矣虛無道之害也今又非佛老之初而梵唄土木矣權利誼之蠹也今又非管晏之遺而錐刀豪末矣詞章伎之小也今又非騷選之文而淫哇淺俚矣此宜憂世之士所以悼道之湮鬱而慨

然有感于儒先之教象而祠之尸而祝之也然而民既散矣有士以屬之士既散矣終不可復屬邪有書以屬之天命流行亘千古如一日先生見孔孟之心於千五百年之久先生之書爛如日星家藏而人誦之豈無見先生之心而興起者邪先生初見二程子使之求孔顔之所樂也日筆之於書曰志伊尹之所志學顔子之所學嗚呼得孔顔之所以樂則必不以務記覽工詞章慕虛寂為能也得伊尹之所以志則雖刀豪末之得失不

足以為戚忻也吾黨之士盍相與懋明此理尚庶幾士有所屬而民不失望焉

泉州紫帽山金粟觀記

泉州道士黄去華遇臨卭魏了翁而言曰同安郡紫帽山在郡治十里其陰有洞壑直清源西勢之左右金粟洞天其名見于道書所以列五千名山中為峰凡十有二稍東為凌霄塔右有石鼓丹爐仙跡試劍棋局仙掌諸峰及補陀巖又其右為洞可容數人舊傳為真人受

洛中羽士書而以渠遺致書人歸視皆精金即其處也

按唐仙傳長樂鄭文叔與回翁皆師鍾離於此郡立鄭

君祠號玄德真人山舊有無塵殿久而常新去華以槖

中裝為錢三百萬而一寓公巨室出力佐之為觀宇於

絶巘堂殿館祠榮翼庖湢庛分眝列中建三教堂藏儲

道釋及儒家諸書複寢重闌賓客有館學徒有舍其北

有沂懇歸雲二亭其麓有清水五塔山之半有飛泉作

潄玉亭以面之嘉定四年茂陵賜金粟之洞四字椒殿

賜緡錢百萬儲宫為扁凝雲堂一時名公鉅卿又請賜之號榮給以田産葢經始於五年之春落成於十四年之秋去華之用力於斯亦既勤且久矣而獨未有以記之敢羸粮以請于公余閲其事而有未喻者且三教之設精粗本末言人人殊令乃混一之者將比而同之邪曰至而滋息生之始也曰返而遊散生之終也此聚散之常理也令曰有所謂仙人者常往來于兹跡之而不可見然則氣有聚而不散者乎陽降陰升自無而為有

也來伸往屈由有而入無也此新陳之常理也今必曰有所謂無塵殿者歷年雖久潔淨不污然則物有新而無陳乎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故有目耳鼻口之物則有視聽食息之則此可信不誣也今曰餽人以粟餓而為金然則耳目之所接且不可信況所不接者乎夫不得於言何有不求于心今余于是說未之有得而不復反求乎心之所安為爾强書之決知其不可也道士曰顏魯公世之眞丈夫也麻姑擲米成丹之事非獨餽粟成

金者乎魯公書之不疑子安知六合之外無是説也曰爾為魯公有取于此乎王方平目之為狡獪變化而公書之其果有取乎吾聖人語常不過怪語德不語力語治不語亂語人不語神懼末流之害也爾師之初綿綿若存所謂專氣致柔此不過恬養虛應以自淑其身者之所為未甚害也然而動靜之理未嘗相離寂感之幾間不容髮令厭紛畏害而欲深自韜縮以全吾生則自其始初固已判道器為二致其末流之弊學焉而不至

者必將垢濁斯世妄意六合之外以求其所謂道而神仙荒誕之說於是投虛乘間靡所不有而去道益遠矣道士曰然子亦有以告我乎曰吾之所為道與師之所謂道終不可以盡合也而循其本初固未甚遠爾歸告爾徒求之爾心而知所謂若存者何物致柔者何事而有以瞬存息察焉則不惟可以不叛爾教而存體而明用吾猶有望于歸儒焉道士曰唯唯遂書為記

潼川轉運司重建東衙記

遂寧為東川要藩轉運使治焉異時使副判官叅寘並列不常厥居乃數十年始從省併有判官則闕使副故來者惟吾東廨歳修月錮吾用永存嘉定十有二年夏興元卒張福莫簡叛烕利撤閬抄果踐遂於是東廨之僅存者一二乃皆燕游不急之所使者移寓西廨廨以久虛弗葺番陽汪侯來領使事過故廨徬徨躊躇顧謂寮吏是覲聽攸屬久而弗復不自羞乎程事期度有司凡緡錢六萬米千石丁匠四萬六千九百侯曰損無益

之費假以歲月不漬于成乎府人效實梓匠授規列辟
闢風畢獻厥力昉十四年秋八月訖十六年之四月
室寢堂奥榮序門廡筦庫庖湢以次備具至於賔掾
有館文書有庋府史有舍視舊規寘殆將過之役成
屬余識其顛末余憮然有感焉國朝自削方鎮以諸
道賦租筦榷屬之轉運以房廊地利坊場河渡二稅則
額付之郡守操重制輕易危就安此權時之妙筭也然
榷任雖分財力猶裕自熈寧分使榷利郡守之權始削

脱有城郭甲兵之費必以控于轉運往往滞吝不予則違時而曠事政宣之末交受其害至中興以後乃又以外司農護餉而所謂轉運者僅為催科圍併之司設官初意愈傳愈失故封疆之吏無所於告則城壞弗葺兵闕弗治祇以示弱誨姦嗚呼流弊至此寧得無以變通之乎然而此蓋在上者之所當知而非居是官者之責是官之責將簿書期會之間乎非直然也學校以明倫理科舉以興德行舉刺以别淑慝聽斷以達幽枉凡皆

典禮命討之所關為君師者建牧立監而分治之所以共天命而繫邦國也今之分道置使則猶立監之僅存者況我祖宗悳綏遠服四蜀漕寄在今尤重四時銓擬得以通掌四選遇有空官則聽其舉辟假以移注許之就權然則非所謂厚望隆楷邪若之何其稱之非平心不能以燭理也非虛已不能以盡下也非剛毅有守無以塞僥倖也非清淳履道無以厲廉隅也非孜孜夙夜恫瘝乃身則又不足以濟登兹也詩曰職思其居謂盡

瘁於所當事也又曰職思其外則慮廣而志宏矣其亂曰職思其憂蓋無時而可也者余昔居是官也嘗以自厲而未之能信汪侯乾道樞使莊敏公之家宦學遠有端緒茲事也固已習聞而篤踐之矣尚敢誦聞以復于侯將書諸石與同志者共焉

鶴山集卷四十三

鶴山集卷四十四

宋 魏了翁 撰

記

敘州諸葛武侯忠靈廟碑 六年七月

古者自天子至于大夫士皆有廟廟之子姓以昭穆為序祭非正主則不厭不嘏不旅不酢非同姓同宗同族則不得與於祭大烝嘗宗雖有他姓之祀而不立同氣之尸與廟祀異自緜祀于晉相祀于衛周公而祀于鄭

董安于而祀于趙大非先王之舊魯展禽至謂先王制祀有法施於民以勞定國禦災捍患之目然五六經之書終於無文漢高起沛黄帝有祠迨其中葉故侯有祠又其後也先墓有祠至永平以來則墓祀尤盛極于諸葛公之卒人思之不置巷祭野祀朝論以禮秩止之然則士大夫至是尚知禮秩之不可踰也習隆尚充因人情之不可遏請即墓之近立廟沔陽而斷其私祀親屬故吏乃得與祭雖然是猶近墓為廟非節不祠非親故

不與也其後所至郡國為他人之親立廟不知始于何年也非鬼祭之越望之祠無所無之姑即夫禮之變而言則有功有德於其國而祠之尚人心之不可已也叙故有諸葛武興王廟至興國皇祐一再更修猶存孟蜀武興之名元豐三年賜瀘州廟額曰忠靈而叙未之有改紹定五年遂寧馮侯邦佐為守上距皇祐歷玄黙執徐之歲凡三廟既久弗侯徹而大之以屬記于予會被命守瀘道出叙侯要予于新廟落是役之成滕爵而言

曰祠記之請願毋我忘予謝未皇也既抵攸司馮侯又以書來曰公之行乎蜀江非一役矣建興二年渡瀘之後由越嶲而入則瀘之原也四郡悉平歸至漢陽遇降人李鴻漢陽令之長寧則瀘之委也或者猶謂非今江陽不知瀘有三重大渡水也孫水也瀘水也其源雖分其歸則一予即其其言又為探原索委而重有感焉且渡瀘公細事耳山川流峙千古一日而傳注淆訛靡有定屆況公用蜀之心人得而盡知乎裴松之引漢地理書

謂瀘水出牂柯郡句町縣古今異名既無以證樂史直謂盧峰地瘴惟五月可渡盧峰即今堡山是殆以郡名瀘指盧峰為瀘水不知是峰乃在不韋縣之北於堡山奚與公雖嘗至江陽而非所謂渡瀘也哉或謂在徼外沙野城之境或謂姚州河鎖驛之濵尤為無據獨華陽國志與雲南録差若可信而二書亦相抵牾嗚呼周公瑾之赤壁非黄也庾元規之南樓非鄂也況公瑾元規匪公敢匹而猶牽引傅會仞非其實此地實公所行也

人之疑信乃反不一竊嘗考之史志參以水經又證之以建興南討之由大抵是水也始于西南徼外吐蕃之地曲羅東下三百又東注為三重瀘又東為西瀘水縣又東北會孫水嶲水又北會大渡水其支分為朱提水若水芊官水繩水淹水咸會于越嶲郡之馬湖縣由東北至僰道縣入江其地則西距黎雅東接五谿北抵瀘叙其通稱之皆曰瀘昭烈伐吳之役蓋慮五谿諸蠻附吳以撓我也亟使馬良招之至于秭歸之敗諸蠻果叛

益州牂柯永昌建寧四郡恃險嗇禍渠帥雖闓至於殺正昂縛刺史張裔以畀吳人㑹孟獲以扇諸蠻越嶲牂柯胥為畔援當斯時也使雖闓不誅則四郡不平四郡不平則内難未弭而巴蜀不得安中原未可圖也是以南征之師勢不可已然尚以昭烈之殂須暇之三年然後遣李恢出建寧馬忠出牂柯而身自出越嶲跡公道所從出大抵涉大渡亂孫水破越嶲斬雖闓絶馬湖禽孟獲蕩平四郡遍歷三瀘遂南極滇池深入不毛之地

勒銘誓虜道滇水漢陽以歸以予所知合馮侯所考公之渡瀘昭昭乎聲跡之可尋而叙之廟公也洋洋乎精神之如在藐兹某敢以寡陋不辭爲謝乃爲叙其事而系之銘曰人以一心奠位堪輿或爲大人或小人儒其大伊何我居廣居我立正位我行大途無詭而獲有範而迂所謂小人功不蓋媿伐罪似仁尊王似義會盟似信險詐似知迹其本心假名成事行之以正猶曰小器又其小者私欲求濟皇皇奕奕祇嚇庯穉拔本而言穿窬

之類自秦滅學罔擇善利惟兩董公獨識此意是開叔
末蹈誼秉節迨諸葛公皦如天日開誠廣益引咎布失
是心之度皐伊旦奭漢主末顧隱然人龍厥既顧之前
無二雄扶漢植華嫓姦剪戎以奠人極以宅帝衷其在
梁益風績彌宣今其僅存八陣遺蹤在昔風后佐帝有
熊爰作握奇八陣所宗八八相乘陣閒容陣翕闢乾坤
翼長首奮考之先天方圓二圖後天卦氣以莫不符謂
比管樂謂書中韓跡公所為史牒可刊或者謂公嘔血

酸辛又云卧龍盡終其身義理不競成敗論人人生海內曾不百年是心昭昭不與迹陳我盡吾分君君臣臣功成不成奈何乎天

元符忠諫堂記

予昔為丹稜楊慶崇作誌其子邁以事狀來閱其世有大父諱恂舉元豊五年進士終承議郎予以書反曰崇寧籍元祐姦黨定元符上書人邪等與而大父同姓名者非此其是與而先是未有識之邁曰郡志有之子其

為我發之亡何邁求予書元符閣又亡何李柱史季尤又為豖議之五世孫仲炎書元符忠諫之家予歸自靖仲炎請曰先人之敝廬則忠諫之故址也詩云維桑與梓必恭敬止我將以忠諫名吾閣予為記之予慨然有感於世道之變人情之反乃至若此且曰姦曰邪名之至惡王法之所必誅也人之於先祖也為銘物為彝鼎為壙誌稱美而不稱惡今崇寧用事之臣籍其祖於邪類附其事於姦黨而子孫矜以為榮名實不已戾乎

竊嘗稽諸五三六經之傳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以至仁義禮智之性陰陽柔剛之分卑高貴賤之等是非邪正之别名之必可言言之必可行未嘗有無實之名也故聖賢之言名不與實對迨周之衰始有名與實戾者名之君而實不君名之臣而實不臣以至不父不子不兄不弟不夫不婦無時無之夫既名浮於實則於是有名實之説逮其又甚則放辭者溢丘非軻矣嫉世者溷夷廉跖矣至楚人則白可黒矣上

可下矣至秦人則鹿可馬矣黑可黄矣至漢則鷃雀可鳳矣至隋則野鳥可鸞矣然而以格人元夫為姦邪播之詔令勒之金石書之史冊不忌不疑如京下之為則未之見雖東漢嘗以黨人錮士大夫李唐牛李相傾相軋不極於亂不已固未嘗被以濫惡無實之名也自京下一開其端變亂白黑實為陰乘陽賤陵貴小加大之兆至於秦檜習非效尤遂取張胡李趙之所引用者加之叛逆之名株連逮繫五十三家將以為戮韓侂胄柄

國則又以附于趙忠定公者名之逆黨學於朱文公者名之偽黨夫曰姦曰邪曰逆曰偽本以怖而擠之也而願附名籍者唯恐後則是古者至不美之名在近世反為至美之事況夫人以渺然之身血氣所拘不百年耳濫貴素飽曾幾何時而為是背理反道之事不思萬世在後是非予奪著乎人心瞭不可掩溫文正公申正獻公與凡元祐元符著籍之士以及乎紹興慶元黨人蓋皎然如天日之清明庸夫孺子裔夷醜類孰不知之今

蒙以甚惡之名在諸賢無毫髮加損也祗以貽千載之一噱耳彼京卞檜侂必不以姦邪自名也而世之言姦邪者自丁夏章呂而次未嘗舍四人而他求而苛於方人者猶曰是姦邪之靡者雖孝子慈孫於其父祖亦且諱聞而羞道之至此則名實始雖少紊而終固未嘗紊也陳仲舉聞范孟博之去嘆曰令既成其去就之名得無自取不優之議然則為柄臣者誣人以姦邪本起穢以為臭然而不能臭人祗自臭耳姑以利害言之來者

亦當知所擇云

資州省元樓記

宕渠馮侯守資之明年重建州西樓成以書抵某曰資故有樓以省元名為淳熈宰相文定趙公作也自嘉泰之季故侯陳勤節公嘗撤而新之歲久積剥方議改為阨於吳回之變乃捐少府錢六十萬拓而新之如飛如翔突兀閎闓公為我書其顔且記成事予嘗讀太史公書謂隴蜀山川甲於天下以予所見資之山水又甲於

蜀其罔巒岧峙若顧若留雒水盤紆有滙有瀹是宜篤生多士繇漢以來有稱馬陳侯之作是樓也故廣安守趙公昱為之記今馮侯述之又將有望於將來乎敢以固陋辭嘗觀祖宗全盛時群天下之士試之南宫蜀人宰居前列如眉之師與楊邛之宋與李盡自政和執徐之歲至宣和之執徐僅一星終而同邑同郡接踵掄魁者四亦云盛矣自六飛駐揚進士道梗命諸道提刑司選吏部轉運司各為類試紹興元年始擇監司帥守總其

事張忠獻公時以元樞奉使川陜治秦州即秦為類省試諸道之合蓋此乎昉為舉首者恩視廷試三人至紹興五年十二月戊子詔書又申言之自十有七年何道夫對策謂蜀人難進易退高視天下而竊笑為嫚秦所愠繇是蜀之首選而不對大門者率列之下科隆興初元詔免策士趙文定公始以紹興五年詔書賜第由虞忠肅公之薦乃得名對文定而後首選又二十有三人皆未有不薦而召者議者讙曰以科目取之而不以科

目用之安在其為舉首也不則曰蜀去行都遠而見遺乃其所也是皆然矣以愚觀於窮達之既定者則有非人力所能升沈也人之器識罔不在初請無以他以資之士言之文定幼負奇氣軼羣邁醜發為詞章閎深博大故自中興以來冠類試者三十餘人公所試言人即知其為宰輔之器此何可以强致其後張義立之剛毅不撓何從叔之端厚無華人亦于始進焉知之且陰陽五行特二氣之大分而經緯錯綜氣聚而形化則人物

生之於是乎有剛有柔即剛柔之偏於是乎有善有惡剛之善也其言直以暢惡也其言粗以厲柔之善也其言和以舒惡也其言闇以弱是則言也者命于氣稟之剛柔剛柔既分厚薄斷矣雖他日事業之廣狹時位之窮通亦未有不繇之此誠非人力可以升沈者唐人謂士之致遠先器識後文藝如王陽盧駱雖有才而浮躁衒露豈享爵禄者夫其浮躁衒露則氣稟之薄然也氣稟之薄而望其器識之厚爵禄之富得乎然則為士者

果無所用其力矣曰不然也志有所守而大本先立則氣得其養而生生不窮夫如是可以變化氣質愚明柔强其幼而學也必不肯襲浮踵陋以至乎茍得其壯而行也必不肯計功求獲以安於小成况又能行之以剛健守之以篤實則輝光日新雖引而聖賢可也奚區區科目名位之足云竊意馮侯之乞言將以告于邦之士也故為發其義者如此

綿竹縣湖橋記

前知綿竹縣宇文西叔峒令列屬版曹自財賦所柢予書曰走也不敏為吏于紫巖之下每惟是邦世載人物予不暇悉數也而其尤著者如吾宗止止先生為鄉碩儒范忠文公程大夫父子亟稱之魏忠獻張公以精忠大義為中興名相其子宣公則我之所自出也又以問學為世儒宗流風蔚如實啟來哲而無以致高山仰止之思也迺因人士有請度地飛鳧門外瀦為湖周廣六十有五丈伐石為四矼矼崇四尺架梁其上而屋之衡

從合十丈以通南北車徒之往來始紹定四年春二月戊午訖夏四月壬午竹木土石之工凡三千九百六十有五合爲錢五百一十九萬有竒皆節縮浮蠧以營之人見輿梁之麗貫接紫巖如虹卧波而不知役之我加與材之所自出也顧爲紀其經始之勤而明其尊德之志予嘗謂孔子閒居之篇不知孰爲之而其言天地之神爲風雨霜露爲風霆流形凡示人於覆載間者無非至教此義之至精者也繼之曰清明在躬氣志如神又

舉詩以明之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終之曰此文武之
德也蓋自天地山川之神氣鍾而為人是心清明與宇
宙之內流行發見者實同一原又推本而求之有如甫
申之生乃繇十世而上文武二王積德所感嗚呼人之
此心與天地山川相為流通固也而人物之生又係乎
時數清明之感山川英靈之會祖宗德澤之積然則是
豈數數然哉若嶑巖之諸賢者眞有以關盛衰之運當
消長之數矣因西叔之請併發其義嗚呼吾猶有望也

夫

普州貢院記

禮部之有貢院自唐開元始國朝科舉雖襲唐舊而貢院之或廢或置或毀或復至崇寧而後有定所政和二年從董正封之請諸郡得立貢院然舍法既罷則貢院亦隨廢矣蜀自中興以來生聚教訓既百有餘年儒風丕振應貢之士歲滋月益而諸郡校士非學宫則佛舍也其特為之宫者遠則六十年近止三五歲耳普於東

川號多士而亦寓於學宫嘉泰中郡人嘗議卜築其說曰即學試士毋害也而前窗後枕士爭門入者衆之皆坎也況孔堂肅穆而羣趨錯立喧瀆已甚盍議改為建嘉定以來劉文節公大理少卿楊昌伯天官侍郎許成子與了翁皆欲縱臾其成而曠日綿禩或死或去臨邛楊侯楚望宰郡朞年郡以大治土地于國之陽曰和慶寺砥平席衍而勢與明龍泉屹左鳳山峙右士從龜襲乃下令徙寺且庚鄰田以益之賦又東西五十南北六

十既輟少府用度之羸又告諸本道轉運刑獄使者及卿大夫士以補其乏士受役要不以厲民面陽作堂左个之楹五堂後架樓其中又為堂列八内于東西二夾為主司直舍試士之廡東西鄉各三列中為堂皇深廣皆五尋重門鼎列封彌謄録之司庖湢吏士之舍靡徹不備還舊廡之罷于學而材可用者得十之一既就緒以書來諗曰伯雨為普人肇修曠典執事師帥本道敢徼一言以寵靈之朞為人記貢院記學官多矣然而考

諸制度之詳略風俗之厚薄則未嘗不致疑焉且國初天下未有學也慶歷三年以後雖用范文正公之議詔州縣立學然學未遍而詔旋寢矣迨崇寧以蔡京之請州縣無遠小咸得立學學官之備乃昉乎此國初貢院廢置亦無常居自崇寧至政和中都外郡咸有貢院貢院之備又昉此夫既養士于學又為貢士之宫以重其事風厲作成是宜人才輩出以稱隆指然以今視之崇寧養才孰與國初崇寧以後得士孰與國初天下之理至于

制逾密而敝滋多法既詳而姦不勝則亦必有故矣夫所謂科舉取士者非有比閭族黨月書歲考之素直以寸晷之文一夫之目拔自疏賤畀之長治五侯三吏皆由此選此非細事也然而梅子其所謂四海士民之數能言之類至多也措世陳教言成文章質諸先聖而不謬施之當世合時務者亦無幾人夫使以言取之而不謬于先聖不慭於當世則雖以言取人未為甚失也乃自俗流世敗有司之操衡尺士子之揣程度者大抵舍

其德性之知易其師友之素而相與求合於卑諂之中當歲大比往往竊取朝廷餘論薦紳奏疏與郡國邸吏所傳盺分條别纂綴以備問使朝廷清明君仁臣直則上無闕政下無訣詞正學以言猶可得士脱不幸而遭時之難問紹述則贊紹述諜和親則贊和親欲開邊則是開邊大抵鑿經術以傳世好刺邪説以阿有司或者貪黷成風則貨取勢奪抑又有甚難言者然則雖為庠序以肄其業宫室以校其藝其不能以得天下士葢可億

而知之矣中興至今有百餘載治化休盛士習純美所謂傳世好阿有司貨取而勢奪者固無崇政之甚然比歲以來不保其不盡然脫使始進若是則措諸事業抑從可知因楚望之屬記于余也慨然有感於世變之推移故直書其事以告之者若此或幸而刻諸石則校士於斯試言于斯者其亦知所發哉楚望二世登進士科所居有善政云

楊文安公祠堂記

古者天子之縣内諸侯禄也故於采地得立廟祧外諸侯嗣也則于所都之邑焉凡皆有酢有厭有蝦有妥有旅蓋同氣之祠非舍奠祭菜釁器用幣之比也春秋以降事已變古如莊周書畏壘事雖一時寓言竊意吏祠于社已萌芽于此時秦漢而後封建壞郡縣吏計歲月代更有德于民如燕齊之欒公民往往立之社然猶配食于社未有特祠也蜀守文翁齊相石慶吏民為之立祠繇是桐鄉南陽渭城之祠史不絶書事之變古亦云

甚矣若于定國為縣獄吏則又生而得祠人之生也氣聚魄凝奚從祠之其原既開乃有張武威任九眞杜池陽陸浚儀之等皆如于祠逮隋唐以降故侯之祠紛紛史冊不可殫述而人不以為異雖然事誠戾古也而繩以甘棠勿翦之義猶曰變之正者隆興初眉山楊文安公以成德夙望由參知政事出領東川節度府先是建炎三年公為節度推官逮紹興十五年由潼川路轉運判官移提點刑獄至是凡三仕于此矣流風善政蔚其

如存後七十年公之孫瑾復來領州下車拜文安繪象欷歔感慨州宅有載德堂刑獄使者廨有德遠堂學宫有祥鱣堂節度推官廨有遠業堂皆邦人思公而致其誠者為之子孫不敢忘其祖則不敢厲其祖之民為政朞年民便安之耆耋請改建文安之宇以昭弗忘侯徇民請度地考室與趙文定懷德堂對峙而貽書其曰是不惟吾祖所居官瑾也實此乎生今四百二十甲子矣天子不以其不肖嗣守兹土視事朞歲幸不得罪民士

以貽吾祖蓋是祠之建匪吾敢私維邦人是從公也嘗以使傳州符尋臨是邦敢以邦人之請請棊𩦸然喜曰彼秦漢以來以他姓而祠故侯實戾古典然猶得為變之正今以孫而祠其祖尚古者外諸侯立廟都邑之近似是敢以淺陋辭維文安公起太學試禮部冠萬七千士退然無矜色而有戚容曰此吾先人所不能得者而以遺小子予蓋自是翺翔外服十有四年始以趙忠簡公之薦有位于朝洎檜枋國公亟詆外檜死而後躋禁

從位丞弼最後均佚潼川遂以祠官之禄老于家其年行閥閲有考功博士之議有太史氏之録有狀其行有銘其隧有序其文大抵詞令足以華國名行足以砥俗德量足以鎮浮夫非私于一州者特其始中終皆在潼為莫府而識者知為公輔之器司臬事而察辭蔽訟人自以不寃後以前執政為帥民習其教不肅而成宜公之去而民思之深令楊侯年未五十歴官六郡守風績既茂擢延閣之直趾美復來邦人懐令悼昔奉嘗之敬不

懈益屢是區區者誰實使之嗚呼楊侯視此其益知所勉哉宣王命名穆公之句江漢也曰于周受命自名祖命蓋以乃祖康公命之皇父之征徐方也曰南仲大祖大師皇父亦以大祖南仲命之古之人命其臣也必命以乃祖之事豈惟繼世象賢所以刑善降德示之儀法者多矣今楊侯實生是邦而朝廷又命侯以文安之事顧瞻山川想象戀𢘅退而衣德服訓以臨其民必惕然以想曰斯民也吾祖文安公之所與共理也朝夕思念于

前于衡于羮于牆如照臨其上如陟降于庭葢有不見而著不言而形斯其為善政之助不已多乎詩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嗚呼侯尚勉之哉

毛氏慈惠莊記

氣載理而流形於天地間有餘不足相為質也寒爇微息一不遂其生見者為動矧靈而為人雖貴賤有分定戚疏有差等實同體也古者比閭而居夫井而耕出入必相友守望必相助羨不足必相補凶荒必有待委積

必有給莫非使民相生相養以輔成天地生生之德所謂由溺耻饑内溝撻市油然發衷非有為而為之也後世以身發財者膠固滯吝人緩急扣門拒之恐不峻孟子曰無惻隱之心非人也人與萬物並生則與萬物同體乃今朝圖夕維不越於一家一身之私吁天之予人也顧使之自有餘於一家一身矣乎人而不達乎親親仁民愛物之分義則陷于不仁而非人矣予歸自靖之歲洪雅毛君拱巳介予友史叔欽予謙得見自言具家

世崇德好義道行於妻子蓋無不能充是心焉嬪董士族也嘗損金市田歲儲其入而昏嫁而喪葬而疾病而貧不自贍者於我乎給董殁拱已又衰餘金以廣之今為田百畝别其王祖之籍築之墻圍書其疆畎而字之曰慈惠莊懼後之不我引也願得一言以為子孫之遺予語之曰吝嗇者陰氣之常亦有粗見理道頗樂施予不過泥滯於佛老卜祝之間至於力行諸身予當其義不為異端怵可以為難子能充是心而行之子孫安有

不能以是心守之范文正公吳郡義田到于今莫敢廢子無媿于范公之心雖百世可知矣予何病諸不然匪義之循惟惠之行如異端有施有報之說責効於旦夕是有為為之本之則無其能久乎毛君作而曰拱已雖不敏願書以為記

夔州卧龍山記

予久聞夔州卧龍山之勝開禧單閼之歲歸自王朝至蜀門則避地之荆者蔽瞿唐而下將登山而止紹定單

閼之歲還自南遷至蜀門則避地趨峽者蔽渝江而下又將登山而不果先是丁文伯為帥守嘗以記屬予逮同朝又言之中以不一還山恨恨弗慊也又二年而予守瀘山之主僧曰惠行叙山中之槩以督前諾其畧曰山為一山之望山趾距城僅隔瀼東一水其上為咸平寺寺雖名咸平而有天成長興開寶題識非始于咸平也寺之上有五龍水又為野豬池地上為山又數里乃至絶頂耆舊相傳謂諸葛忠武侯駐軍此山池曰飲馬

田曰東屯田所殖稻一方無與亞美寺居高峯極清寒

盛夏可裌衣山之泉之松人謂杜子美眞諦寺詩䕫之

諸刹惟此可當是必為眞諦理或然也四朝御書閣與

善法堂居中昭烈帝忠武侯祠居左右後為便坐上有

周閣又上為丈室傍翼㡳軒凡二百餘楹由大士祠宇

前路通觀音泉越野橋有一大亭巨石與喬木雜錯泉

瀧瀧其下遙見峽壁嶙峋江聲澎湃野橋之路又通東

屯客至必徘徊移晷自慶元二年了悟主山嘉定三年

丁侯以惠行繼之歲修月葺以潰于成金碧翬飛徒衆雲集雖皆我所當為無足以污紀載獨念山未有記亡以詔久遠盍為昭烈君臣少叙梗概予自守瀘以來方為侯推明渡瀘本末勒諸叙南廟碑令以行之請也不敢辭然而稽諸圖乘碑銘而有可疑者武侯之始卒也人思之不置巷祭野祀不可得而禦習隆尚充請因人情為之立祠而朝論必謂禮秩之所不許蓋自東漢而上猶有以仕國墳墓繪象立祠為不盡然者於是禦之

不得僅使即沔陽之墓爲廟非親故不得祠今山之有祠也蓋關乎世道之變而莫知始于何時子美之詩曰玉殿虛無野寺中又曰一體君臣祭祀同則昭烈固與武侯並祠也而張舍人震謂始命寺僧惠璉爲侯創祠未知何時存帝廟而廢侯祠也近世張大寧鎬又謂先主之廟徙諸江瀆今復其舊又未知何時存侯祠而徙帝廟也往牒所無不可得而强考大抵武侯自荆之蜀與昭烈會其後受遺于永安宫往返道䕫皆駐軍是山

故自晉永平以來託侯以名山山以侯名後人乃為侯立祠夫既祠侯則昭烈之卒實在永安亦何可不祠一時君臣既社而祠之矣復慮夫委之空山無在為守也則為寺以館僧將為永久之圖此皆後世人情之推典禮之變茍以致其誠信者無不盡也而予謂久近之實則固不在此方其以崎嶇之蜀抗鬼蜮之魏强弱不敵也蜀師未出而將星夜殞使操懿君臣盱衡得氣勝負又不侔也陳壽以私怨作史如比管樂書申韓以訖于

祁山之役憂恚嘔血誣謗亦非不多也然而有不可得而泯者夫天命不已物生無窮彼近功小利與人之氣形卒緣乎盡而是心之止于所不見感于所不係者昭昭靈靈著在方册昭烈君臣尊君父討亂賊之心與山川俱存以到于今蓋不惟成都之繪象渡瀘之遺跡夔子之故祠邦人扶植愛護莫敢剪拜雖八陣之見于新都沔陽與令魚復之蹟四頭八尾隅落鈎連隊陳相容觸處為首所以寓先天心法之祕者雖陵夷谷遷是陳

也亘千載而獨存殆若有神司之彼操懿君臣欺孤盜鼎雖萬世在後與一時利害不相涉也而三尺童子且唾棄不之顧陳壽誣蠛公理人之視之如見肺肝亦秖以自黙然則士之以千載自許者其必有發于斯言矣

惠行潼川人文伯名黼嘗為將作監令經略廣南西路立朝鯁挺故其所崇尚者若此

重建四川總領所記

太府少卿四川總領財賦安北望自盈昌以書抵某曰

吾所居僻自開禧至紹定之遇單閼之歲皆凥寇鈔癸仲不佞承之于訌潰之餘披荊榛以舍官吏大懼無以存吏體一民聽乃即舊趾吏治寺之門西鄉而為堂樓以鎮之左控寶峰右拊烏龍西指劒闗北走三泉復相地形為堂于樓之東凡皆節縮浮費以濟于成昔天子之命我也曰將指給餉上下通情當匆之興濟我戎事癸仲敬共夙夜無敢失墜今名堂曰通濟以識弗忘樓名北定則取鄭亨仲剛中思耕亭語子為我記之其作

而嘆曰於赫王明照知萬里使兵自兵食自食上下不相恤也有無不相通也胡可以一朝居北望所以荅揚明命之意美矣盡矣而予敢以淺陋辭雖然餉所主財粟宣制司主軍民二司之不相為謀也久矣蓋自建炎三年張忠獻公宣威川陜始承制以主管茶馬趙應祥開為隨軍轉運使總領四川財賦雖云總賦未以名官也張公虛已以任趙公盡力以報自忠獻之去則交相為瘉矣吳玠與開爭陸運而吳趙始不咸詔遣都漕親

督錢糧以應吳俾制置大使席益趣行大光乃以轉運司錢就糴于果利閬而席趙又不咸李子及繼之吳武安効其乏興而吳李又不咸趙不弃繼之與鄭亨仲分隸宣總司錢而鄭趙又不咸然是時和親既久未有緩急牽制之患也紹興之末王瞻叔之望以括民白契與制置使沈德和介交章爭辯而王沈之不咸至是滋甚大抵三十四年之間二司紛紛殆如先正所謂三司取財已盡而樞密益兵無窮者實矛楯之術使然耳開

禧以後事異前時吴曦生長邊陲習聞交爭之害而未睹相資之利密啟于韓侂胄俾宣司得以制財賦之入出其事似是而其實不然葢曦既畜無君之心將託是為亂而正使由其術而不悟耳趙季明善宣劉志大崇之以是各相繼引去曦既授首財之僅存者六百萬是歲之出乃至四千餘萬陳勤節公咸未知所以為計徽安沂公為之移屯減戍運粟括財有以翼蔽而扶掖之勤節公迂懦亦未知攸濟矣王君釜代陳雖拔節制之

命出於權臣釐而正之是也不知二司之情不可以不

通未幾而張東甫子震繼之歲虧四百萬莫非倚安公

以共濟王鉿代張又昧乎此擠安公而去之始未見甚

害也一旦寇乘虚大入董仁父居誼蒼黄度劒王董之

勢相扼不容以不易使也則楊九鼎代之以激叛卒之

變於是代楊者任君處厚一惟沂公與南海崔正子是

依僅克有濟崔去而鄭代之自五州三關以内日朘月

削極于近歲而益不可為矣歲入不及二十萬緡而歲

出倍之四大軍歲為糧百五十萬不關外居居而漕運
裁一令二年之間失糴三百萬石關之內外七十餘倉
又為灰燼則官軍民卒九百餘人所仰哺者惟一分漕
粟耳幾何而不乏于供乎其之生也後猶及周旋于泰
禧以來諸公間竊以為令之所謂四總領者名雖同而
實則異事雖久而實則異蓋江上三總領自朝廷歲計
其費為之科撥而四川之歲入不能半其出則朝廷不
問也總領之始所以察諸戍之欺且吝也令不惟不能

以行其職而一司當入之緡當行之事反見侵于他司然則將為之弛弓而更瑟焉其訓詞之所謂上下通情者乎上而朝廷以時科降歲有常數不必待其請也近而制其梱減戍併屯虚實相知有無相通不必責其償也夫如是又以制梱之令行于戎司覈窾籍明功賞息餽賂行于監司收之信期會節浮蠹登于財行於並邊諸郡固疆埸以墾荒嚴戍守以衛農毋從便文惟實德是踐毋事苟充惟經久是圖則日積月累政行令孚蜀

其有瘳乎易曰樽酒簋貳剛柔際也此上下同心有無相通以共濟艱險之時敢發斯義用荅揚明天子之丕顯休命北望沂公之冢嗣也才器開偉甚似其先人云

合州建濂溪先生祠堂記

濂溪先生周子嘗仕於合陽予奉使東川日請為周程三子易名先帝下其奏奉常謚周子曰元二程子曰純曰正以制書頒二氏子孫予既奉行惟恪且飭郡將買田以備烝嘗連帥永嘉曹叔遠嗣贊成事屬予記之未果

也厥十有五年返自南還起家守瀘合士稅中之持張
宗範養心亭題説諗予曰朱文公著通書附錄首載此
篇令春官貳卿度正每以為恨曰宗範吾州人也而郡
乘放失於是蒐求之累歲始得石刻于地中凡一百七
十年而遺蹟儼存殆非偶然也周子故有繪象於學西
偏地下瀕江屢圮于水鄉進士羅艮十餘人嘗以請于
予予為移書太府少卿安癸仲得官屋于州岡前挹巴
嶽銅梁諸峰而涪漢二水匯其下若天作地藏以待今

日者扁曰瑞應山房以祠先生配以二程子郡少府又餘法用即張氏故址為養心堂以館學徒又捐錢千萬以廣粢盛之田是田也自夫子倡之令諸生之廪稍亦云備矣子也昔嘗有諾于曹度兩卿盍踐言焉予嘗考周子以慶歷四年司理南安年方三十程大夫珦謂其知道時二程子年十五六遣從之游迨嘉祐五年僉書合州判官年方四十宗範又從之令紬繹其養心說大抵與通書聖學章相表裏秦漢以來諸儒臻斯理者葢鮮嗚

呼何三子之立志不凡而聞道甚早與夫人生于兩間而與天地同體出乎百世之下而與聖賢同心使皆能以周子之說反而求之寡欲以養其心養心以極于無欲則是心之運明通公溥豈有一毫之私間之哉或曰聖賢之論言寡欲矣未嘗言無欲也所謂欲仁欲善欲立欲達莫非使人即欲以求諸道至於富貴所欲也有不可處己所不欲有不可施則又使人即其不欲以求諸非道歲積月累必至于從心所欲而自不踰矩然後

為至是理也曾子得之明六欲之目孟子傳之開六等之科令而曰自寡欲以至無欲不其戾乎曰不然也性不能無感性之欲也知誘物化則為私欲矣故聖人雖使人即欲以求道而于康子于由求于申棖曷嘗以其欲為可乎近世胡仁仲推衍究極其言曰天理人欲同體而異用同行而異情嗚呼學者惟當以此求之則養心之說備矣姑識其說與學者商之

眉州江鄉館記

眉爲西南孔道郡寢之西故有舍館以羸使客而遠於大江舟行之人燥濕無所江有亭曰共飲僅容祖帳予爲拓而大之門堂戶室視昔苟美然左扤神宇右阻民廬未能盡如初志也臨川李公甫𦙍為守又為增拓焉復故亭扁跨中唐為便坐前阿後翼左戶右牖明麗堅緻飾以花木周以宫牆而移書𦙍曰子也昉為此者盍卒記之予嘗考五禮之説雖有見於虞書而孔注自為抵牾至周官而吉凶軍賔嘉之目始見于經夫吉凶人

治之大者義廣而數繁固也而三百六十官職掌之闕乎賔客者七十有六天官所總實居十八葢自司關敂關以告司徒令野修道委積掌訝逆賔于疆於是共禮酒共陳酒共稍禮共齊菹以至牢米法羊澤物幣齎各庀其事司儀致館環人授館小行人眂館蓋無一而不周當是時也不獨朝賔國容為然有委積馬匃聚馬以待覊旅雖行道之人亦有廬有宿以舍之食之矣非古人屑屑然為是不急之務也車馬有所賔從有代伯政

猶然故肆館以責晉與梁以議鄭里候以覘陳不曰道路館舍之事而不足以為政也予恨是役不能盡如初志而公甫能卒成之故予樂道其事不復以不詞為解

鶴山集卷四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鶴山集卷四十五至四十七

詳校官庶吉士臣張溥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臣莫瞻菉

謄錄監生臣毛大瀛

鶴山集卷四十五

宋 魏了翁 撰

記

寶謨閣直學士知潼川府贈太師劉清惠公祠堂記

尚書郎劉全叟抵余以書曰先君清惠公早孤自奮紹元祐家聲於黨禍流離之餘出入中外幾四十年晚守潼川邦人德之不忍忘自郡及邑既象而祠之然未特

祠也端友不佞猥以寶章之直司臬東川邦人曰吾
清惠之子也合辭以請乃土其地于郡北長平山築
室三楹而厚祀之旁曰憩亭以傳于愛棠之義昔者
為十縣代役有記蠲租有記蠲米麥之耗有記北山
之祠二顧廟之祠中江縣之祠與郡庠之市田儲書
亦皆有記予於先清惠匪惟同朝之舊且常剌部于斯
守藩于斯今新廟之役考成而舊人之存無幾記載之
筆必予是屬予謂公平生大節識于碑楹施于孫彝鼎

録於太史氏議于奉常考功昭昭日星之垂奚以予言為也矧惟郡縣吏所去見祠非萃渙立廟之意今祠之多記之備而又以屬于不肖不已贅乎將辭諸使人復自惟念古今異制郡國異宜固有遭時為法縁情制禮者且古者裂五侯三土以與天子共守天下沒而奉祀則有祝宗卜史典策分物祀于太宫宗氏分族共其職事如懐姓九宗之於晉殷民六族之於魯蓋建邦啓宗世襲其位則世祀其先也若卿大夫士爵禄有列于朝亦

得以其等殺立廟于家内賓宗婦昭穆以序皆不失乎萃渙之意自許田立魯别廟而鄭人承祀强家分魯分晉而各主其廟大非先王之舊戰國而後宗法廢絶廟祀之不經久矣況自罷侯置守吏如傳舍才在下中者苟容以求全而貪沓殘暴者民盻盻然疾視唯恐去之不亟則民安知有故侯之祠苟幸而遇廉平之吏有德于民民幸其有以福我也則非以選表召亦以終更去吏民之愛戴者雖欲借留攀截終為具文於是而度越

古典築館圖形以奉嘗其守宰亦人情之所不可已者又慮其善政之無傳也為文以記之慮來者之去籍也勒石以永之豈無尚德懷賢抑以廉頑儆貪兹其情不既甚切而滋可矜者乎其間豈無出于驅迫本于謟佞者然吏去則祠毁幸而勿毁則荒穢弗治徒取笑辱焉此又所不論也惟清惠公以文獻故家發身科第清心約已一介不忘取予御命朔庭威名折衝後以從臣守荆正韓侂胄開邊姦人乘時造釁公首戮朱勝威行南

國侂胄憚之以公還蜀守漢中劾寮吏之從亂者守潼川拯民于焦土逮鰥振滯巳責蠲逋度地以居民發廩以振之儲書以勸學市田以養士前後為費數鉅萬蠲失火之家貸緡十餘萬又為潼人請于朝永蠲米麥消耗歲為石三千七百八十最後又蠲諸邑田賦為緡八萬四千有竒葢居郡五年茍以利民者無不為也嘗上疏乞身詔書報曰卿守荆江漢懷惠守梁梓巴蜀稱仁有臣如斯朕將褒表不暇顧欲引年而去可乎葢遲留至

五年而後去然人情終弗慊也祠之多記之備非其情之不可已與其情之滋可矜者乎諸葛武侯之卒民巷祭野祀朝論以禮秩禁之不可卒使近墓立廟邦人思亮不置而愛其子瞻每朝廷有善政必曰此吾侯之子瞻所為也嗚呼鄭人思桓公而愛武公晉人思欒武子而愛桓子蜀人思諸葛公而愛瞻人之情至于愛而不見圖其形書其政猶以為未足也而移其愛於子孫雖以見斯民秉彝好德之性亦由化㪚俗媮人幸於善人

之見故愛之切而思之深嗚呼全叟而登斯堂也睹斯義也知人情之望于我者若此其厚也其益知自勉以克休於前烈矣全叟嘗歴合龍普卭四郡守擢金部郎中由成都路提㸃刑獄移節潼川所居有善政其子震孫自通判隆慶府以方伯之薦召赴都堂審察清惠之報庶其在此云

壁津樓記

成都路刑獄使者吏部郎游景仁以書抵予曰侶之先

人嘉泰間守嘉即城之南瞰江跨堞而為樓焉陳益之取水經語名以壁津後三十年侶以使事來而樓無以存吾不忍考志之弗嗣也仍其名而復之基視舊加崇樓之崇三于舊最下為堂曰寶忠以識先人易名之典子既大書而揭之矣盍為記之雖然吾之為斯樓也匪以為宴娭之供每一登臨憂慼交集蓋未嘗有一忻焉昔者張義立夷佛灘之險是矣第水勢自高臨下旦暮囓城足傅城而居者凜凜然吾雖在寮吏盡力於匽豬

且為支流以泄其怒而不保後來之我繼也樓之右三峩衡陳其下中鎮諸柴實邇夷畧險所弗及阻木以為固而郊于是邦也令濯濯然吾雖誅犯令者而憲之禁亦不保後來之皆我聽也蜀餉為粟百五十萬石仰西州者居多歲待以稔惟都江通濟二堰而積蠹弗蠲歲比不登吾雖廣思集益損其弊之十八令舳艫相銜登樓目送三軍之士庶乎可飽抑又不保堰之久而勿替也既又思之所憂有大于此者獄訟之不平陰陽以沴

令傳爰之不幸而訴於我吾不能盡心焉屡雖修如水旱何職思其外則三垂之不戒寇盜以興雖一方之粗定軍餉之無闕亦將慼慼而無所騁是乃范文正公所謂進亦憂退亦憂者子將何以教我嗚呼予嘗以弘毅為景仁發室令景仁之慮及此其庶幾無愧于斯二言矣乎予嘗觀易六十四卦乾坤之次即為六坎其謂天一生水而成于六乎剛柔始交而難生則聖人之憂患實昉諸此葢以一陽而陷乎二陰險也亦勞也既險且

勞聖人獨能忘情乎故乾坤既定即次以屯君子不可以不經綸也及其見諸經綸以濟險難則又以未濟終焉始乎屯終乎未濟君子無一息而不憂也景仁觀水之激則憂在城覩防之壞則憂在餉即天水之違行則憂在訟憂其可憂而又憂人之憂憂人之憂而又憂後人之不見憂也非弘毅者能之乎雖然人能憂人之憂而後能樂已之樂内有可樂則仁念發達可隨所往而不憂不則物足以勝我氣足以役志其不憂樂而樂憂

者幾希景仁之先人名某嘗主司農寺簿紹熈之末國有大議自司農務之景仁不墜厥紹令端平改元天子有詔召爲郎從施諸事業有引未艾云益之名譓義立名方

瀘州重脩學記

瀘故有孔子廟在州郛之北唐咸亨所建也迨慶歴四年詔州縣興學爰始除舍以贏生徒元祐五年徙廟學于州南紹興中始置教授自崇寧訖嘉泰雖三歴繕修

然今既三十年矣其起家守瀘以故事謁先聖先師堂序若將壓焉則撤而新之前端門衙後建齋寢左右列從祀位又念廟學不可混也更建東西序築師生之館于外尊罍爵洗故以梓今范金為之凡二百一十為有司製冕服諸生製衣幘役未既會其以君命名士曰公無一言以告我乎其對曰吾幼而學之孔孟之書也壯而欲行之卒不與事儷今願竊有告焉且古者國子舍于王宮教于師氏而時會于大司樂以習誦弦以學樂

舞萬民居于比閭教于塾師而時屬于州序以受教法以正齒位皆非常廩之士也自漢景時文翁為蜀郡守立學官置左右生而郡國養士始此武帝立博士弟子員而大學養士始此古者以有道有德者教國子父師少師教于閭塾蓋禮所謂鄉先生國人所視為矜式者故于射飲則為遵自鄉治廢而教法壞至新莽始于校學立經師繇是相承有郡文學州博士之等迨我慶歷設教授之官始也猶聽舉人自擇熈寧以後命于朝廷命于吏部則皆聽之

資格矣古者有養老乞言有旅酬合語蓋學校公論所出也自春秋至二漢此意尚存迨其後也規約日繁禁防日密至蔡京專國則㕍禁申令如謗訕朝政如造為飛語皆坐首罰至于今未之改也雖然是特學制之變耳其如廟制則滋異昔聞古者祀祭享之别不相僭瀆未有非鬼非族而可以言廟不尸不獻不嘏不綏不旅不繹而可以言祭也魯哀公十七年立孔廟于故宅閱千餘載未嘗出闕里也漢儒所謂立學釋奠未知先聖先師為誰自載記之

外無聞焉迨魏齊王晉武帝釋奠于學雖昉見史冊而未有原廟也唐武德二年廟周孔于胄監迨貞觀定為孔子為先聖而黜周公於是牲牢器幣日增月益無異廟祧之祀矣古者弟子之於師子孫之於父祖尊之而無以加也則稱字以別之字之至貴漢初猶然而新莽不知仲尼之為尊也妄為作謚然宣尼之云未敢削其字也至追崇之典代增則以象謚為重王封為貴矣古者惟功臣與享大烝未聞弟子從祀于師也自建武祠

七十二子于孔廟尚亦不出闕里也貞觀末加以左卜
諸儒從祀大學而武成王之祠亦倣而為之總章開元
以來又加諸儒以三等之爵而州縣學官咸有從祀矣
夫是數者孰非至隆極美之事乃肇自漢景武而盛於
魏晉齊梁隋唐以後然則五三之典非與易書詩春秋
不可信與借曰昔人未及聞知則美化善俗宜有以遠
過三代而民之淳漓世之治亂顧相反若此則又何在
大抵先王之時其人則四民也其居則六鄉三采五比

四閭也其田則一井二牧三屋九夫也其食則九穀六畜五牲三犧也其服則九文六采五色五章也其官則三吏六聯五侯九伯也其教則五事五典也其學則六德六行五禮六樂五御六射六事九數也民少而習之長而安焉不奪于奇器異物不僥于淫辭詖行不蕩于姦聲亂色族閭所學師友所講無適而非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仲尼之道雖以周之叔季而車軌書文行倫莫之或異也自趙梁壞田制呂政熸詩書道失民散至

漢而不能復於是詖淫邪遁之言得以乘虚竊入始也孔老離立久之而釋氏參焉蓋自天地山川日月星辰雨風震雷下至蟲黽草木皆為宫室衣冠以肖人類府史胥徒以象官府以至民之日用飲食車服器皿亦無一而不改先王之舊舉世由之不以為疑也使于是時又不為之建學立師示之以五三六經之凖的則生民之類幾何而不胥為禽也然則學盛而員廣廟隆而祀繁其殆起于異端日熾大道寖微之時乎士復請曰記

學校者多矣而不及此亦曰生斯世也而必古制之是不其迂乎曰吾固知是古之無益而不可以末之間也千百年間習焉不察以郡縣之制視邦國以塔廟之儀曰庠序以梵唄之教釋聖言今曰無益而末之間也是孰為有益乎乃次第其說勒諸學官以諗同志相與敷求墜典捜索遺言期紹昔聞開來哲為萬里建長治之策嗚呼其無有聞風而興起者乎

瀘州社倉養濟院義塚記

天運無窮物生不已人之性無不同也然而二氣雜糅
强弱異質短脩異數貴賤富貧異分所貴乎君公師長
者位乎兩間有以品節而左右之其自流南裔猩鬼與
鄰誠不自意生返故鄉起臨舊鎮益思所以布昭王靈
加惠遠服修校官增學廩創縣庠繕城郭植覲闕念民
困於科糴歲以四萬緡斂二萬斛前官雖嘗市田代輸
而行之僅二年乃以疆事之興粥田以佐用度此事中
廢予為出少府餘財斛增直二千雖然不惟小惠不可

徧也亦恐人心不能盡同行之久近未可知也又念城内外士嘗合力創社倉于四隅以時糴糶為穀二千二百五十斛然而舊没新升之交細人未作昏暮得穀舂揄無所出緡錢萬有三千糴米千斛為倉廥于報恩佛舍之西廡歲貯田租七十斛以備消耗一其槩量糶以元直將以制物低昂也又慮社倉不能常糶乃與僚吏躬視城南養濟院而增廣焉院始創于太府寺丞王公大過有序有室有府有庖歲八千三百斛約其所入可

餽百人第歲久朘削所養視昔財半命復其數選吏覈實增置官田若干畝增養百人庶乎老且癈者有養疾且病者有療孤有幼者可以成人鰥寡者有告也則又慮死者無所歸也乃稽州之義冢自故相趙文定公創于眞如寺之西偏旋以地隘不可更拓李侯寅仲又嘗更創于寺之南而男女混殽牛羊蹂踐過者頞泚乃為相地於使君嵓下山從西北來襟抱環合廣深各二十丈出緡錢三十萬庚之甃石為穴凡無主之喪全而藏

之周以土墻飾以門術分左右以别男女書年狀以待子孫秩廩給以處守者亦撥田租十有三斛歲儲其入於常平庫歲掩埋之命鄉之仕者傅朴李有之司其事規置既成人曰吾侯之為是也節縮浮費凡四方之邦交之幣獻不有其一錢以臻于是是不可以無記予愀然曰是惡足記也古之為政壯有用老有歸幼有養矜寡孤獨有秩瘖聾跛躄斷者侏儒有食其徒也相授死也相葬不幸而道死也墐之無主後也里胥主之骴也

蜡氏除之盈天地間生事死送無一民弗得其所此君公師長所以師保萬民之職分也今也不然簿書期會之是務而區區然為小惠以悅民且社倉歲糴之數視昔非不廣矣然生聚之蕃舟陸之會是果能為低昂乎養濟之數視昔亦倍矣然老癃殘疾顛連亡告者亦能無所遺乎患墐死之不廣也為之行營高燥多其兆域益其儲峙不知喪無主後行有死人亦止于是乎孝子慈孫欲自致其誠敬者亦有以處之乎自聖賢視之直

不滿一笑尚足以為功乎姑識予恨以俟來者云

鶴山集卷四十五